

父亲陪 13 岁女儿做了一周功课后感慨“要了我的命” 美国孩子家庭作业“减负”难

文 / 张代蕾

爸爸搞清啥作业

格林菲尔德是美国《大西洋》月刊撰稿人,13 岁的女儿埃斯米在纽约曼哈顿一所著名公立中学念书。

格林菲尔德和妻子留意到,埃斯米自去年 2 月份从家乡加利福尼亚州转学到纽约这所中学后,家庭作业更多了。她平均每晚要花 3 到 4 小时写作业,睡眠时间被压缩到 6 个半小时。如果家长催她早睡,她会先躺下假装休息,不一会儿又爬起来继续写作业直到深夜,第二天早上红着双眼、疲惫地去学校。

学校到底布置了什么作业,让孩子像睡眠不足的“僵尸”?带着疑惑,格林菲尔德决定用一个星期,陪女儿共同完成每天的家庭作业。

第一天,埃斯米告诉爸爸她带回家的作业“不算多”,包括完成 11 道代数方程式;阅读普利策文学奖作品《安琪拉的灰烬》79 页,从中摘录“3 段关键引文并用一两句话简要分析其意义”;准备第二天地球科学课关于矿物质章节的测试。

格林菲尔德和女儿花 40 分钟解完 11 道代数题,然后轮流阅读《安琪拉的灰烬》以及复习地球科学。格林菲尔德先读小说,发现“带着任务的阅读”缺乏乐趣且进展缓慢,半小时只读了 16 页。他接着和埃斯米交换,接手地球科学课本,但很快被五花八门的矿物质、化合物名称搞昏了头。他拿着一关于矿物质特征的解释词条询问埃斯米,后者“指导”他:“死记硬背,不用理解。”20 分钟后,他对着课本睡着了。

格林菲尔德醒来,发现埃斯米依然埋首在《安琪拉的灰烬》中。他又坚持看了半小时地球科学,终因熬不住而放弃。埃斯米当晚读到 12 点后才睡觉,完成所有作业共计 5 小时。

接下来几天,这对父女每晚都要做十几道代数题,读几十页《安琪拉的灰烬》,还先后完成了人文科学论文、复习西班牙语等作业。每天作业所耗时长几乎都要 3 小时,仅有一天花了一个半小时。

周五晚上,格林菲尔德下班后发现埃斯米一反常态,没着急写作业,而是在电脑上观看肥皂剧。随后,他和妻子外出就餐,返家后试图完成代数题,但感觉难以专心。决定放弃做题之际,他体会到女儿的心情:“管它呢,今天才周五,作业留到下周前做完就行。”

爸爸为女儿提意见

格林菲尔德在“陪读”日记中写道,他不记得自己 13 岁时到底有多少家庭作业,但还记得自己放学后总要四处玩耍一番,回家再看至少 1 小时电视,似乎很少写作业。“在(上世纪)70 年代末的南部加州,一个 8 年级学生如果说他没有家庭作业,会有人相信。但现在,如果我女儿哪天回家说她没有作业,我立刻

“女儿的家庭作业快要了我的命。”这是一位美国父亲在陪 13 岁女儿共同完成一星期作业后发出的惊呼。这位父亲以日记的方式详细



许多美国的孩子也被繁重的家庭作业压得喘不过气

本版图片 GJ

就知道她在撒谎,因为老师们不可能一点作业都不布置。是什么变了?”

他留意到,如果每一门课的老师都布置 1 小时的作业,那每天四五门课相加,学生的作业负担就不可避免变得繁重。“孩子在校学习和家长在办公室工作一样。想象一下,你在办公室忙碌一整天,回家后还要加班差不多 4 个小时,并且是周一到周五天天如此。假如工作要求这么大的加班量,你能撑多久?”

如此一来,孩子对有些作业只能疲于应付。格林菲尔德清楚,埃斯米对一些西班牙语单词、化合物名称等完全不懂,只是死记硬背。

他还发现,一些作业难度过大,并不适合布置给某个年龄段的孩子。例如,埃斯米 6 年级时有一晚花了 3 个多小时做数学作业,到深夜 1 点半还未完成。其中一题要求不用计算器,算出一批不规则图形的面积和周长。另一题是找到从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到全美其他州首府的距离,并分别用英里和公里标注。

不忍看孩子两眼通红、一筹莫展,当建筑师的妈妈用半小时帮埃斯米算出前一题。第二题则让格林菲尔德充满质疑:此题意义何在?

他就此询问数学老师,得到的回答是:这种跨科目综合题时下正热门,既能让孩子记住美国各州首府,还能掌握英里和公里之间的换算。老师还认为,作业并不难,量也不大,因为埃斯米这个年龄的学生理应记住每个州府名字,“如果她觉得完成困难,应该考虑上补习班”。

格林菲尔德没有轻易认同老师的看法。他给女儿同班同学家长群

发了一封电邮,询问他们是否也觉得那晚数学作业太难太多。几分钟后,家长们纷纷回信:“谢天谢地,我还以为我们是唯一有这感觉的人!”“我儿子做作业到夜里两点,边写边哭。”半数学生家长认同家庭作业太多,已经构成困扰,希望向校方反映。

因为这次家长间的交流,格林菲尔德被“传唤”到女儿学校副校长办公室,校方责备他网上煽动家长情绪,“威胁”教师。不过,之后一段时间里,埃斯米的数学家庭作业的确有所减少。

格林菲尔德说,每次到校开家长会,他都会向老师提出给孩子“减负”的话题。“我通常得到两种回应。一些老师同情地点点头,嘴上认可现在的孩子作业太多,似乎他们和布置那么多作业毫无关系。一些老师则认为,掌控作业时间也是一个好学生的能力体现,如果我女儿想在一所精英高中表现优异,就必须从初中开始加倍努力。”

妹妹不怕作业多

在与学校多次“交锋”后,格林菲尔德不得不承认,面对教育体制现状,学校不会大幅减少作业量。

密歇根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美国学生平均每周写家庭作业的时间在 1981 年是 2 个半小时,2004 年已增至 4 小时。另据国家教育数据中心的数据,截至 2007 年,美国高中生每周作业时长为 6.8 小时。

“这成了应对全球竞争的需要,”《改革家庭作业》一书的合著者理查德·沃克说:“不少家长要求自己孩子做更多作业,因为他们觉得

孩子要和全世界竞争。”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2005 年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家庭作业与学生成绩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不是作业越多,成绩越好。一些国家,如日本、丹麦,在国际数学和科学比赛中得分高于美国,但学生作业并不多;而那些得分低于美国的国家,如泰国和希腊,学生的作业反倒更多。

在陪埃斯米完成作业期间,格林菲尔德一方面心疼孩子太累,希望她也能有时间享受年轻人该享受的乐趣,而不是一味埋头苦读。他建议学校定期适当减少作业,给孩子们一个喘息休整的间隙;同时增加写作、绘画、戏剧表演等作业比重,培养和发挥学生的创造力、想象力。

另一方面,他也意识到,作业虽多,却也反映出学校和教师尽职尽责,在艰难抉择该在有限的课堂时间里传授哪些知识,又该留下哪些作业供课后完成。某种程度上,孩子会从作业中受益。

“如果埃斯米掌握了课本涵盖的所有知识,她会成长为一名全面、优秀的公民,一个思维缜密、博闻强记的严肃读者。我还能对她的学校提什么要求?”他说。

埃斯米如今已经升入高中。她告诉父亲,初中阶段的大量家庭作业对升学“大有帮助”。她的妹妹洛拉则到了读初中的年龄,决意报考埃斯米所读中学。格林菲尔德警告洛拉,这个学校的作业负担很重,学习压力大。没想到洛拉回答说,她愿意和姐姐竞争,“我做作业最拿手。”

相关链接

澳专家认为 作业太多收效差

澳大利亚研究人员理查德·沃克和迈克·霍斯利合著的《改革家庭作业》一书认为,花在家庭作业上的时间越多,学习效果越差。

悉尼大学的沃克说:“这是基于 70 年的研究以及利用最好的统计方法得出的结论。”他说,他们的观点得到了美国研究的支持。美国的研究表明,那些学生做大量家庭作业的国家,在学术成就上的国际排名没有家庭作业少的国家表现好。

多做家庭作业的理由,通常是认为这将促使孩子学会管理时间以及其他一些组织技巧。沃克对此却持有不同意见,他说“他们是通过相互交流获得这些技巧的”,而不是完全靠自己。

他说:“这些技巧最初都是社会性的,通过与父母的交流使之成为个人的技巧。但人们并不是凭空学会这些技巧的。”

纽约富家子弟 婴儿期学双语

据法新社日前报道,为了帮助孩子占据上风,纽约一些最富有、最强、最时髦的家长使出浑身解数,甚至请人给婴幼儿上法语和汉语课,而一些孩子从 4 岁开始就要为进入最好的学校做准备。

在曼哈顿高档社区特里贝卡区,家长给一些用母语英语还说不成一句的婴儿报名参加名为“宝宝与我”的汉语或法语课程。这项课程专门为牙牙学语阶段的宝宝设计,只要婴儿懂得咿咿呀呀地发音便可以入读。法语课堂上,老师向一对 9 个月大的双胞胎唱法语童谣,还用玩法玩游戏。纽约许多有钱的家长希望孩子能掌握两种语言,即便他们自己并不会。这些家长还受研究结果影响,认为在双语环境中长大能够对孩子的记忆力和早期学习能力产生积极的影响。在纽约,汉语课目前是最热门的,法语课也仍然很受欢迎,因为人们觉得说法语很时髦。

学一门外语还有助于申请到最好的小学。为进入最好的私立学校,4 岁的孩子便要参加各种考试。这些学校的学费每年最高达 4 万美元。

本刊主编 汪一新 卫蔚

(本刊除“论坛”及本报记者署名文章外,均由新华社供稿)